



安·苏乔著

新鞋

新文艺出版社

133498/812

安 · 苏 乔

新

鞋

戴 鋼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安德拉斯·苏乔是羅馬尼亞的青年作家，曾获得 1952 年国家獎金。

新鞋是他的一个优秀的短篇作品，通过小孩子的鞋子也被搜刮而去的故事，反映了羅馬尼亞解放以前外雪尔凡尼亞地区匈牙利族农民的悲惨生活及其反抗。

Andras Sütö

New Shoes

根據 Rumanian Review 1955 年第 3 期譯出

新 鞋

安·苏 乔 著

戴 鋼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零壹壹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173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5/8 字数 32,00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4,000 定价(6) 0.15 元

初雪以后，当白嘴鸦全都成群结队地离开森林，飞往村子里去的时候，約諾斯卡給他亲爱的哥哥——他在鄰近一个小市鎮上当机匠——写了一封信，他請求哥哥星期六晚上帶一双鹿皮鞋給他，如果他那天回家的話。此外，倘使可能的話，还請他帶一条皮帶來，因为他那条旧皮帶已經完全破了。他也自說自話地为他这一次的請求說出了好多理由：

“亲爱的哥哥安德拉斯，你在干么？我自己可什么事儿也不在干。我已經把羊送到村子里的羊欄里去过冬。我現在也許可以进五年級了。但是，我沒有鞋子。我真不知道怎么能赤了一双脚上学校去？老师昨天上我們家来。他說，假如我不去上学，他們就要罰我們的錢。可是，他們不能給我鹿皮鞋穿，因为，照薩波拉先生的說法，我們不能指望上帝給每一个要上学的淘气孩子准备下一笔錢。安德拉斯！倘若你給我买鹿皮鞋，可千万别跟媽媽提到我这封信。因为媽媽說，你快要結婚了，而瑪里卡又那末穷。她除了身上穿的那套衣裳和她那副好兴致以外，其他什么也沒有了。不过，我走过公証人家时，我看見瑪里卡在做枕头套，而且枕头套边上还鑲了花边呢。所以你不用担心。請你千万把鹿皮鞋帶來，而且，如果要求不算过份的話，請再給我一条皮帶……”

这封信是交给瑪里卡寄出的。这件事轻而易举。她在公证人的家里做工，她只要从他那儿取些邮票和信封来就成。一句话，她喜欢約諾斯卡，就象喜欢她自己的兄弟一样。她挺爱跟他谈关于安德拉斯的事情。她想知道：他们一家是否在巴望安德拉斯回家？他在离开家以前曾经讲过些什么话？究竟有没有提到过她？約諾斯卡没有姐姐，也许这就是他所以如此喜欢瑪里卡的原因。瑪里卡不时从公证人的储藏室里偷偷地拿出一个苹果来给約諾斯卡。她很少到镇上去，但偶尔去了一趟回来时，总会给他买来一枝铅笔，一块橡皮以及其他一些零星东西。那孩子管她叫“亲爱的阿姨”。但只有在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他才这样叫她，因为他妈妈不赞成这个称呼。

她今天走进下面是泥土地的小屋里来取信时，她羞答答地说道：

“让你亲爱的阿姨来办吧！把信交给我。如果安德拉斯回来了就马上来告诉我。穿上你妈妈的靴子，打厨房的窗子里溜出来，到我那儿来一趟。我总是在……”

她刚说到这里，又立刻象一阵风似的从门口消失了。

她来去的时候总是这样：老是匆匆忙忙，心神不安，象一头鸟儿在寻找它的配偶。她走进屋子里来的时候，她的腮帮子红通通地象在燃烧；心里扑通扑通地跳得发痛。瑪里卡知道老大娘本来希望她儿子娶一个比瑪里卡有钱的媳妇。“他毕竟是一个机匠。可不是一个没出息的、只配拿镰刀锄头的庄稼汉。”她虽然只把这种话暗地里讲给她的亲戚们听，但她那副神气和举动却显然使瑪里卡一眼就觉察得出来。她从来不

說：“瑪里卡，坐吧！”而總是說：“喂！瑪里卡，小鴿子。想要打聽安德拉斯的消息嗎？他沒有回來。他還不會回來呢。可憐的孩子，他忙得很呢！”

這樣一來，瑪里卡怎麼敢再問？

她總向約諾斯卡打聽消息，却從來不問他媽。所以她總要找個借口才上他們家來。“貝爾達大嬸，把枕头藏起來吧！我聽說收稅官馬上要來啦！”她今天就是借這個緣故來串門兒的。不過，這個消息也確實是她從公証人的談話里聽來的。既然老大娘現在不在家，她便趁機向約諾斯卡探聽安德拉斯回家的消息。他們兩人一想到在星期六就能看到安德拉斯，都不禁異常高興。到那一天，安德拉斯將會給他的小弟弟帶來一雙新鹿皮鞋，也許還有一條皮帶；他將會給他的情人帶來愛情，也許說不定還會帶來在今年年底以前和瑪里卡訂婚的決心。

約諾斯卡向窗玻璃上吹了口氣，接着用手指抹了一下。他目不轉睛地凝視着腳步輕快的小阿姨，看她順着鋪滿白雪的街道奔跑過去。他的眼睛瞅着瑪里卡，而事實上，他却是在胡思亂想，他仿佛腳上套着簇新的鹿皮鞋，腰上束着簇新的皮帶上學校去，這時，他的同學紛紛前來問他：“約諾斯卡，這條新皮帶是誰給你的？”“我哥哥給我的。這條皮帶多漂亮呵！瞧！皮帶上還綉了多少花儿！瞧！那些扣子多麼耀眼！皮帶上還有好多插袋，可以在這兒插上一把小刀，那兒插上一枝鉛筆呢。”要是他高興，他還可以放進一只煙盒子。可是，約諾斯卡不抽煙。他才十二歲。等到他有一天長得象他哥哥安德拉斯那麼个子高大，肩膀寬闊，胳膊粗壯時，他也許會抽起煙來

的……

只要想一想，你到那时候可以在学校的院子里玩耍，可以打雪仗，那又多么有趣！約諾斯卡再也感覺不到寒冷。他可以在滿地是雪的校园里逛来逛去，而烏鴉和麻雀却只能在那儿乱叫：“唉！天气多冷啊！我們可沒有約諾斯卡·馬柯斯那样的鹿皮鞋啊！”

他把身子縮成一团，坐在窗子对面的木箱子上，他坐了好半天，而且几乎打起盹来。瑪里卡那苗条的身材早已被无边无际、白雪茫茫的大地吞沒掉了。但約諾斯卡仍旧坐在那儿，也許在等待奇迹出現。虽然屋子里面很冷，他却感到他身体里有一股愉快的暖流在来回蕩漾。逐漸逐漸地，他周圍那些破破爛爛的旧家具：弯了腿儿的樅树桌子、沒有炭火的空炉子、用一張報紙遮着的衣櫃，和屋子里最最名貴的东西，一条綉花毯子盖着的床，都变得模糊起来了。

他的耳朵无时无刻不在留神傾听，准备捉住最輕微的声响。在老远老远，說不上是什么地方，有一头狗在懶洋洋地吠叫着，仿佛唯恐在狗窩里睡着了似的。白嘴鴉在路边的刺槐上哇哇地叫。孩子們的喧鬧声、嚷叫声和笑声打学校那边一陣陣地傳过来。

約諾斯卡合上眼睛。他好象看見安德拉斯正在回家途中：他在什么地方搭上了黑油油的列車；然后下了火車，而此刻正隨身帶了新鹿皮鞋踉踉跄跄地跨过白雪茫茫的草地。他确实能够看見安德拉斯，看見他穿着打补釘的高筒靴大踏步向他走来了。

他立刻張开眼睛。他覺得他必須要从木箱子上跳下来，

跑到屋子中央去跳一下舞，因为他太高兴了。

正在这个当儿，他猛地看到他媽媽已經走进了大門口。这一下可把他从幸福的白日夢中喚醒过来。時間還沒到晌午。他写的那封信仍旧在瑪里卡的怀里。安德拉斯打夏天起就没回家来过，他完全不能了解：孩子的光脚踏在泥土地上时会感到多么冷。約諾斯卡又蜷縮着身子，坐在木箱上。他憂郁地瞅着媽媽，她的眼睛正死盯着街道的最尽头，似乎在等待什么人出現。約諾斯卡此刻终于明白过来：要是安德拉斯星期六回家，他还得等四天。

在他看来，这四天真是无穷无尽的四天。

可是夜晚过得飞快。

他不得不整天忍受着寒冷，这简直把他累得要死。一到夜晚，他立刻溜进被窩，躺到媽媽旁边。他縮着身子，貼紧媽媽暖和的脊背。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中，不久便进入了夢乡，一面想到又过去了一天，很是高兴。

但一到白天，他却总是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媽媽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薩波拉先生家里。她在那儿擦地板和熨洗衣服。她有时拿了一盆湯、一块面包或者一块烙餅在中午时分赶回家来。于是，約諾斯卡便痛痛快快飽吃一頓。他总是吃得匆匆忙忙，剛一吃完，又馬上爬到頂楼上，紧紧地貼着小窗子，一动也不动地呆坐着，一心希望能看到安德拉斯跨过白雪掩盖的草地走来。到他冷得实在熬不住时，他就找上几块破布，用綫縛在脚上，使它們看上去象是鹿皮鞋的模样。有一次，他甚至想就这样脚上裹着破布走到瑪里卡那儿去打听那封信的下落。但是，雪积得太深，因此他迟疑了很久，想得

出了神，連瑪里卡在他跟前站了好大一會，他都不知道。瑪里卡還是象往常一樣地急急忙忙。她跑得氣都喘不過來。她那圓圓的面頰熱得發紅。究竟是於天冷，還是因為心緒煩亂，却很難斷定。

“安德拉斯還沒回來？”

“沒有。”約諾斯卡回答，他冷淡地搖了搖頭。長時期的等待已經使他昏昏欲睡，他的眼睛顯出一種凝滯的、漠不關心的神色。

“別擔心。他一定會來的。他星期六准到。他一到，你就穿上新鹿皮鞋，跑來給我瞧瞧。喂！把這個拿去。這是我給你帶來的。別告訴你媽。他一來便告訴我。聽見沒有？”

約諾斯卡把冰冷的蘋果咬了一口。瑪里卡那種深信不疑的神氣把他的興致也鼓舞了起來。他一面格吱格吱地啃蘋果，一面把他新做成的綁腿指給瑪里卡看。他告訴她說：假如就這樣走到學校去，那末在雪地里走也一定是很舒服的。然後他又把那些破破爛爛的、邊兒上折了角的課本和磨禿了頭的鉛筆以及帶條紋的小書包都一齊搬了出來。他把它們一個挨著一個地、整整齐齊地排列在窗台上。瑪里卡幫著他，好像她自己也是個小學生似的，一邊擺，一邊笑。之後，她目不轉睛地向着安德拉斯穿軍裝的相片看了半晌，接著說道：

“約諾斯卡，你真象你哥哥！你哥哥的眼珠子是藍的，就這一點在相片上看不出來。不過，你可以看得出他頭髮的顏色就跟你的一樣黑。哎呀！瞧你的頭髮多亂！人家還以為是母雞來搔了你的頭呢！你這副樣子還能上學去！等一等，我來給你梳梳……”

約諾斯卡瞅着她。這女孩子是怎么啦！她高興得滿臉盡是笑容，眼睛亮晶晶地，一想到安德拉斯將在星期六回家時就閃閃發光。只要把瑪里卡仔仔細細打量一下，你一定會認為她打夏天起就已結束了她的貧苦生活。她去年還是一個頭髮蓬鬆，沉默寡言，笨手笨腳的黃毛丫頭。秋天，她穿她父親的外套。她父親是個大个子，所以小姑娘穿上那件帶着煙味兒的羊毛外套，簡直連人都看不見了。之後，她当了女傭。她用第一次掙來的工錢買了一條花頭巾。六個月後又買了一雙鞋。這樣一來，那件大而无當的舊外套就再也配不上這些新頭巾、新鞋子了。於是她把她的衣服這兒縫一縫、那兒補一補，不多久她就打扮得比以前出色多了。有一次，安德拉斯一見到她就大叫起來：“我的天！你出落得多漂亮啊！瑪里卡……你在洗澡和洗臉的時候一定放进了什麼特別的東西了吧？千萬把你的秘密告訴我吧！”他的話一出口，瑪里卡的心幾乎停止了跳動。她實在沒有什麼秘密，她對自己的漂亮的确沒法負責。但從此以後，也再沒有人問過她這類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她已經跟安德拉斯戀愛上了。“可憐的孩子，她簡直藏不住自己的感情。”村子里那些上年紀的碎嘴子說，“我年輕的時候，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在戀愛。可是她呢，你打一哩遠的地方就可以看出來。這完全是因為她沒有媽媽來管教她的原故啊！”

“安靜些！別擺動腦袋。我給你梳得漂漂亮亮的。”瑪里卡說。

孩子耐心地忍受着，由她擺弄他的頭髮，听她用幽默的聲調唱歌：

我在給你梳頭的當兒，
我的小寶寶，
我從來不扯下你的頭髮；
我在給你洗澡的當兒，
我的小寶寶，
我也從來不罵你。
就只要給你媽媽吻一下……①

最后一句是她特地唱給約諾斯卡·馬柯斯的大哥——安德拉斯听的。她唱的當兒，明知他会回家；但她也明白，只要他一到家，鄰居們立刻就会接二連三地到他那里去訴苦：訴說薩波拉先生、公証人以及苛捐雜稅這一類事情。他們將村子里的大人物一個個輪班排比，看哪一個是最大的惡棍，哪一個是最惡毒地咒罵和欺騙佣人的家伙。他們辯論着、爭吵着，一連有好幾個鐘頭，而且还一直無窮無盡地談下去；总要等到安德拉斯說：“我得走了，現在火車說不定什麼時候會到”時才罷休。

列車來來去去，最後又留下瑪里卡孤零零的一個人；和她作伴的還是約諾斯卡和那些日常瑣事，還是愛吵愛鬧的公証人的老婆和她那些哭哭啼啼的孩子。

一想到這兒，瑪里卡的歡樂立時煙消雲散，她停止了歌唱。過不了好久，她就起身走了。約諾斯卡呆呆地望着她，他看她輕輕把門关上，不象往常那麼匆匆忙忙地飛跑出去，感到十分奇怪。瑪里卡慢吞吞地踱着步，簡直象約諾斯卡的媽媽一樣。

① 最后一句英文本无，根据法文本补上。——譯者。

星期六终于来到。天一亮，約諾斯卡跟他媽一块儿醒过来。

“媽媽，安德拉斯今天晚上到家了。他今晚准到，是吗？”

“是的。媽媽的心肝宝贝，上帝会帮他忙的。”

約諾斯卡整天煩躁不安。他老是透过模糊不清的窗玻璃向外張望。下午他又跑到頂楼上去，把一双脚裹在一件旧上衣里，靜靜地坐着，眼睛凝視着安德拉斯回家时所必須經過的草地。他坐在窗子旁边，冻得他直打哆嗦，最后甚至到了浑身发僵的程度。

村子里并不象往常一般安靜。时时傳來一輛雪橇馳过街路时所发出的鈴鐺聲。白嘴鴉在刺槐树上哇哇地叫着，好象它們也在期望着新的鹿皮鞋。杜鮑斯大人也已經打獵归来，因为他总是照他的老习惯在五點鐘起床，接着就走到門口，大声叫嚷：

“不許偷我的草，你这个坏蛋！我要把你开膛破肚，你这个坏蛋！”

“五點鐘了，”人們往往这样說，“老大人已經在嚷嚷了。”

据說，有一次桑道尔·馬岱的表停了，他想要知道几點鐘，以便把他的表重新撥准，于是問道：“老大人今天嚷过沒有？”因为大家都知道杜鮑斯大人准在五點鐘起床，而且总要走出来，看农民們是否在把他的干草偷到山溝里去。

約諾斯卡对杜鮑斯大人毫无兴趣。他聚精会神地注視着大路。突然，他看到一个身穿長大衣，手提皮箱的人。他馬上大声叫道：“安德拉斯！”可是，那个手提皮箱的人在快走到警察局时，却拐了一个弯，并安閑地向着村長办公处走去了。約

諾斯卡真感到非常失望。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这个人絕對不是安德拉斯，因为安德拉斯穿的是短上衣和高筒靴，头上戴的是鴨舌帽，不是呢帽。不久，他又看到本村警察局局長騎着馬朝村長辦公處走去。他是一个肚子大大的矮个子。他旁边跟着一个宪兵。那宪兵的个子比約諾斯卡看到过的任何人都高得多。

这一个人不是哥哥，那一个人也不是哥哥。約諾斯卡失望到了极点，他甚至放弃了鹿皮鞋。他开始到堆在屋角落里的一堆旧破布中去摸索搜寻起来，希望能找到一些什么东西当鞋子穿在脚上。

他猛地听到有人敲门。接着，又听见有人走进屋子的脚步声。他于是奔下楼梯，一直冲到屋子里去。

“安德拉斯！你給我帶來新鹿皮鞋沒有？”

“帶來啦！”

“皮帶也帶來了嗎？”

“也帶來啦！”

“那麼，你收到我的信了？”

“你的信？……沒有。”

“這樣說，你並沒有給我帶來鹿皮鞋……我信上曾經請你……”

“你早在夏天就跟我要過了。你不是求了好久了嗎……”
安德拉斯一邊笑，一邊從背包里取出一雙鹿皮鞋和一條有閃閃發光的扣子的皮帶。

二

黄昏时分。白嘴鴉哇哇地叫了那么久，得不到一丁点儿好处，显然也疲乏了。它們飞起来一大群，在空中飄蕩一陣之后，便直往森林飞去。安德拉斯拿出火柴，把灯点亮。

“讓我瞧一瞧你，”他对那兴冲冲地正將新皮帶試来試去的弟弟說，一面把他拉近自己身边。“你瘦啦！一到冬天你就消瘦了。头髮也很長很長了。你瞧！你的耳朵都完全給遮沒了。不要紧。我明天帶你到理髮店去，叫他們讓你的耳朵舒松一下。你上五年級了，是嗎？”

就在这个当儿，瑪里卡走了进来。她不是故意来的，一点儿也不是！决沒有那样的事！她提了水桶要去泉边打水，此刻只是順便来瞧瞧是誰替約諾斯卡点灯来着，因为她一路走来时，她看見老大娘还在薩波拉先生的仓屋里晾衣服。

瑪里卡一点也沒有想到安德拉斯会在家。所以一見到他时，不禁羞得滿臉通紅。她忽然变得非常严肃起来：她向这位坐在木箱上，穿着高筒靴，蓄着短髭的青年人客客气气地道了一声晚安。

安德拉斯才二十六岁。但他那撮剪得短短的胡子使他看起来显得年紀不小了。瑪里卡也有二十岁，可是，她臉上却还帶着稚气的美丽，而且行动輕捷，站在他身边就象是一个含苞初放的小姑娘。

“你好嗎？瑪里卡。”

“謝謝你。我們能怎么过就怎么过。”

“听她怎么說的！簡直是媽媽的口气：我們能怎么过就怎

么过。”安德拉斯学着她妈妈那种憂郁的語調。但又唯恐瑪里卡生气，所以立刻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呵呵大笑起来。他的确很想这样痛痛快快地大笑一番。

瑪里卡抬起眼睛望了望他，她臉上帶着受惊的神情，躲开他的拥抱，她退后一步，站到水桶旁边去。她就站在这儿怯生生地、一句半句地回答着安德拉斯的問題。这会儿她想到了老大娘，說不定她什么时候就能到家，她該說这一次并没有人叫瑪里卡来啊。要說是为了約諾斯卡，或者說是跑来点灯，那是不会使老大娘相信的，……她一想到这儿，不禁大吃一惊，她赶快拿起水桶，伸手去抓門上的木門。可是她的脚不听使喚，連一步也不肯挪动。“虽然繩子上只挂了三件襯衫，但一定还有更多衣服要洗，薩波拉先生家里总是有許許多多襯衫和被單要洗的。这样看来，貝尔达大嬢想必还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她竭力用这种想法使自己鎮靜下来。她問約諾斯卡喜欢不喜欢新皮帶，有沒有試过新鹿皮鞋。

約諾斯卡这时正一心一意地研究着皮帶上的插袋，所以他只是嘴里咕囔了几句。安德拉斯此刻也沉浸在思索中，已經不再向瑪里卡提什么問題了。沉寂重重地籠罩在他們身上。“也許因为我剛才躲开了他而生我的气了吧！”瑪里卡寻思着。她打算讓他再拥抱她一次。但是，这样的事又怎么可能呢……除非那个男孩子首先把那种意思明白表示出来，除非他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扭她的手腕，命令她：“坐在这儿；”不然，一个女孩子可不能这么干的呵。可是，在安德拉斯方面却一点动静也沒有，因此她只得站在那儿，打算走开，她一只手紧紧抓住門門，仿佛生怕失掉它似的。

“你給我帶來了什麼東西沒有？”她靦靦地問，有意想打破這種沉寂。

安德拉斯對她的態度一向總是從容沉著的，這會兒却顯出了一副尷尬的笑容。他在貼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下，隨手掏出了一個小紙包來。他一下捉住瑪里卡的手，使勁地抓著，把她拉到燈光底下的桌子旁邊。

“我本來打算明天晚上給你，不過……現在給你也是一樣！”

他把兩只結婚戒指放在她的手掌心上。老實說，那兩只戒指的確都不是金子的，是銀戒指，不過倒也光彩奪目，非常耀眼。至少在瑪里卡的眼睛里看來是如此。

“這就是我給你帶來的東西，”安德拉斯添上一句，喉嚨里似乎吞下了一塊什麼東西。

“這就是你給我帶來的？”

“結婚戒指。”

“是銀的……”

“就只是銀的，”安德拉斯抱歉地說，他真希望那些戒指是金子的。“但是，你知道，這完全是純銀的啊。”

“純銀的……”瑪里卡心不在焉地重複了一句，在她的腦子里仿佛一切都是朦朧一團。她說不出話，但又表示不出高興的情緒，就是身上起了一陣寒戰，使她的心直發抖。

安德拉斯以為她不喜歡這些戒指。

“你也許在巴望着金戒指吧？這一點我可以從你的臉上看出來，你那呆板著臉。不過，老實說，結婚戒指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瑪里卡把戒指套上指頭，接着又霍地把它脫下，放回紙上，仿佛燙着了她似的。

“當然羅，一只結婚戒指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就連这个东西我也從來沒有想到過。我只盼望你回來，好讓我們能夠談一談……你知道我在給公証人洗袜子的當兒，我腦子里總在想這想那。我有时唱唱歌，有时就只默默地想。把一切事情都前前后后地想一想的確很有好處呢。”

剛說到這兒，她忽然又沉默起來，她猛地想到她的女東家在等她從水泉里提水回去；她帶了水桶，在路上耽擱久了，又得挨女東家一頓臭罵了……

“好吧，那就請便吧……既然你此刻十分匆忙……那我們就另找一個時候來談一談吧。”

於是瑪里卡立刻提起水桶，盡快跑到水泉邊去。一跑到那兒，便馬上把水桶放在冰凍的石頭上，等水把它灌滿。她看都不用看，因為她能夠從嘩啦嘩啦的水聲里分辨得出水桶是不是已經灌滿了。可是，這一回水桶竟無論如何滿不起來。水老是流在木桶外面，因為那只木桶並沒有放在泉水流下來的地方……

*

*

*

這時，約諾斯卡正在試穿着鹿皮鞋。鞋子大小非常合適，而且鞋子里邊還留着足夠的空隙，可以把裹腿布塞進去。鞋帶也十分結實，就是使勁拉也拉不斷，絕對不象他以前那雙鹿皮鞋上的疙疙瘩瘩的繩子一樣。孩子十分高興。他一面在屋子裡走來走去，一面噁噁喳喳地跟他的哥哥和媽媽閑聊：

“看我的腳印多好！跟克魯杰公共汽車的輪胎印子一樣！”